

# 存在和時空的意象

：論商禽50、60年代超現實主義的詩\*

金尚浩\*\*

## 目 錄

- 一、引言
- 二、存在的現象學
- 三、時空的消滅意識
- 四、結語

## 一、引言

戰後50、60年代的台灣現代詩所面對的困境由三方面來理解：官方意識形態所推動的反共文藝、傳統文化對現代詩的反對與壓抑、以及與五四文學傳統和台灣本土文學傳統的雙重斷裂。<sup>1)</sup>

50年代，軍中詩人的詩是現代詩運動的一部分，而且可能是重要的一部分。郭楓回憶說：「當時被肯定最有成就的三個年輕詩人——鄭愁予、痲弦、商禽，後兩者即是軍中詩人」。<sup>2)</sup> 其中以超現實詩風見長的詩人商禽(1930年~ )，四川

\* 本論文係筆者參加2010年4月3日至4日，在廈門大學召開的「商禽與二十世紀華文文學研討會」上發表之論文，修改而成。

\*\* 台灣·修平技術學院應用中文系副 教授。kimtaiwan@hotmail.com

1) 奚密，〈邊緣，前衛，超現實——對台灣五、六十年代現代主義的反思〉《現當代詩文錄》(台北，聯合出版社，1998年11月)，頁156。

2) 此據轉引自網路所貼文章，標題為〈50年代中期軍中詩人詩的巨大變貌及其族群意義【1】〉，作者：宋澤萊(2006-11-20 07:58)，網址：[http://140.119.61.161/blog/forum\\_detail.php?id=463](http://140.119.61.161/blog/forum_detail.php?id=463)。

省琪縣人。本名是羅顯焯，又名羅燕、羅硯，曾以從1951年開始以羅馬筆名在《現代詩》<sup>3)</sup>發表詩作，還有夏離、壬癸等筆名。1945年十六歲時，隨兄長從軍，在成都期間開始接觸文學，1948年脫離軍隊，在逃亡與被拉伕的交替中，流徙過半個中國。後1950年隨軍到台灣，迄至1968年退伍，退伍後曾一度任出版社的編輯，來台後先參加「現代派」，後加入創世紀詩社，從1960年改用商禽發表詩作。他曾任碼頭臨時工人、園丁、永和地區賣牛肉麵販，但因經營不善而結束。1969年赴美國愛荷華大學寫作工作坊，遊學二年。現代時報周刊副總編輯，並任教於文化大學。主要詩集有《夢或者黎明（後改出版為《夢或者黎明及其他》）》、《用腳思想》、《商禽世紀詩選》、《商禽詩全集》。商禽經歷過長時間的軍涯、流浪及起落不定的生活，對他在詩作的選材及個人人生觀方面是有一定的影響的。

商禽的詩語言奇詭、意象冷冽，被貼上「超現實主義」<sup>4)</sup>的標籤。他寫作

3) 我是在軍中當兵的時候，爲了偷懶，記日記像短詩般的寫。軍隊中反共抗俄的題材，我不願意寫，剛開始看到《現代詩》裡面也有反共的言論，我很猶疑：這豈不是現代詩穿著反共的衣服，那我還寫什麼呢？漸漸地我發現紀弦很狡黠，《現代詩》裡只是提到反共等等的名詞，仔細看，裡面的詩都不是這麼回事，與我想要嘗試寫的詩很接近。我開始投稿給《現代詩》，並且很高興我想寫的東西有地方發表。現代派出現之後，我的寫作方向和步調也有很大的改變。我一直想辦法反對自己，從自己逃出去，這也不容易逃，有時得要點小手法，譬如換用不同的筆名。此據網路所貼文章，標題爲〈現代主義：國際與本土——現代詩運的回顧與前瞻《現代詩》40週年座談1〉，時間：1993年8月29日；地點：台北市誠品震旦大樓會議廳；出席者：商禽、痲弦、白萩、向明、陳黎、廖咸浩、譚石。網址：<http://dcc.ndhu.edu.tw/poemroad/ya-shian/page/2/>

4) 超現實主義是1919年在法國萌芽的文學藝術流派，源於達達主義，並且對於視覺藝術的影響力深遠。超現實主義文學誕生於1924年的法國，從1924到20世紀60年代歷史半個世紀，擴及歐美24個國家。這一流派有明確的政治、社會和文學理論以及一套實驗性的藝術方法，但情況極爲複雜。作爲一場廣泛的文藝運動的超現實主義思潮影響及爲廣泛，但單就文學領域而言，實際成就僅限於詩歌領域。1933年的台灣文壇，楊熾昌結合了林永修、李張瑞、張良典等人創辦了「風車詩社」，發行《風車詩誌》，推動「超現實主義」，成爲台灣現代詩史上，最早引進現代主義文學思潮的先驅，開啓台灣現代詩運動的新頁。可惜因光復後日本報刊廢止，使此一前衛的文學主張沒有延續到中文壇上來。超現實主義思潮大約在40年代中期以後進入中國文壇，因受到左翼文學的壓抑，並未產生什麼影響，連一向對世界文學新朝反應敏感的九葉詩派詩人群（辛笛、陳敬容、杜運燮、杭約赫、鄭敏、唐湜、袁可嘉、穆旦等），在理論和創作上也見不出對

一甲子，卻只寫了兩百多首詩。吳當在〈散文與詩中漫步〉一文中說：

在觀念上他堅持超現實主義的精神，反抗傳統中社會、道德、文學等舊規範，以真誠的態度，表現現代人的思想與經驗。在形式上他以法國詩人波特來爾的分段詩（後稱為散文詩）為師，投入創作，成就斐然。<sup>5)</sup>

痲弦也說：

超現實主義在台灣得以充分發展，歸功於一個詩社兩個畫會和一名憲兵。……一個憲兵就是商禽。<sup>6)</sup>

林耀德也說：

《夢或者黎明》是台灣超現實主義登峰造極之作。商禽之所以成為超現實主義者中最魅力的一員，完全藉助於實力的呈現，創造與展示兼具，思想與意象交織。<sup>7)</sup>

按照西方現代生命哲學與存在主義哲學的觀點，現代人由於受到物欲的擠壓與誘惑以及工具理性思維的操縱，心靈日漸變得麻木沉淪而不自知。因而，現代人對人生自覺的體驗與想像便顯示出非凡的意義。在此，體驗與想像不僅僅是一種日常意義上的心理功能，而具有本體論性質的哲學含意了。胡錦媛對商禽的詩評價說：「使他的詩具備著哲學性的批判，他嚴謹的寫作態度亦是由此而來」。<sup>8)</sup> 商禽以自己獨特的觀察力和高超的藝術表現力，卻遊刃有餘地把

超現實主義有任何的反映。

- 5) 吳當，〈散文與詩中漫步〉《明道文藝》（台中，明道文藝社，2002年1月），頁42。
- 6) 痲弦，〈他的詩·他的人·他的時代——論商禽《夢與者黎明》〉《台灣文學經典研討會論文集》（台北，聯經出版，1999年6月），頁241。
- 7) 林耀德撰，轉引自痲弦，〈他的詩·他的人·他的時代——論商禽《夢與者黎明》〉《台灣文學經典研討會論文集》（台北，聯經出版，1999年6月），頁251。
- 8) 胡錦媛，〈誰來鑑照淚珠？——讀商禽的詩集「夢或者黎明」有感〉《書評書目》（台北，洪建全教育文化基金會，1972年9月），頁48。

它幻化為鮮活而透明的豐厚意象。詩中躍動著的是精湛的語言文字，深沉凝重的意境，以及豐富的精神內蘊和美學內涵。

本論文將置重點於一九六九年出版的商禽詩集《夢或者黎明》為主，從存在的現象學和時空的消滅意識兩方面，探討他超現實主義的詩作，並觀察其詩作所反映的現實意識為其闡釋對象。

## 二、存在的現象學

「就文學、哲學思想論，台灣現在很少人談海德格」。<sup>9)</sup> 在日常生活中，我們可以發現我們常常依循著人人怎麼說就跟著怎麼說，大家怎麼做就跟著怎麼做，而喪失了自我，被海德格 (Martin Heidegger, 1889 -1976) 認為是一種逃避自我的存在方式。為什麼要逃避？究竟要逃避些什麼？他指出逃避是有個具有威脅性的對象，也就是可怕的東西，我們才需要逃避。在這邊他先區分了「怕」與「畏」的不同：怕是說有個世內存在者作為害怕的對象，而畏則沒有害怕的對象，因為他害怕的不是在世存在者這種具體的對象，他所逃避的就是此在本身。他說：「畏之所畏者 (das Wovor der Angst) 就是在世本身。」「畏之所畏者就是世界本身」。<sup>10)</sup> 此在是自由自主的存在著，它擁有豐富而多樣的可能性，沒有被侷限或是固定住，同時它是自己決定它要成為哪一樣可能性，而不是被其他條件所決定的。

若要說商禽的詩，事先要討論戰爭和逃兵，「過往的歲月彷彿都是在被拘囚與逃亡中度過」<sup>11)</sup> 以及其痕跡。與社會上的問題無法分離的，他以個人的身份所遇到的時代就是戰爭的時代。陳芳明在〈快樂貧乏症患者——《商禽詩全

9) 詩與藝術對話：商禽與孟樊，〈現代詩創作與理論的鴻溝〉《創世紀詩雜誌一〇七期》，頁60。

10) 海德格著，王慶節、陳嘉映譯，《存在與時間》(台北，桂冠圖書，2002年)，頁255-256。

11) 王偉明，《詩人密語》(香港，瑋業出版社，2004年12月)，頁169。

集〉序〉一文中說：「商禽體會得比任何人還來得深刻，是因為他在軍伍生涯中嘗盡過多、過剩的痛苦滋味」。<sup>12)</sup> 事實上，經驗是最優秀的判斷者；如果從事一項複雜問題的研究，經驗者告訴我們，人們真正偏好的是什麼，人們真正視為有價質的是什麼，以及人們不喜歡的又是什麼。首先，使他引起初次文學動機的戰爭，是支配他人和壓抑所主體的極端的慾望樣貌。在此，我和他人的關係是支配或被支配的二選一的命運。商禽詩創作的動機就是自我的孤獨和不安以及虛無。早期詩中呈現的此自我的孤獨和不安，是意識和無意識之間葛藤的超現實主義的詩風，以語言來描寫。他寫約60多年的詩，讀迄今出版的詩能看得出重要的主題之一，便是從孤獨的自我中脫離的問題，也就是能發現對「我」的主體性和對「外界」持續的關心及文學上的思維。他所留下的超現實主義詩作，完全可說是意識和無意識之間葛藤中產生的，然而這卻以某種時代和個人意涵展現在我們眼前的某種意義，可說是不容小覷的。商禽在〈籍貫〉一詩中描寫：

我聽見一個聲音，隱約地，在向我詢問：「你是哪裡人？」我常怕說出自己生長的小地名令人困惑，所以我答說：「四川。」哪曉得我如此精心的答案對他似乎成爲一種負擔。我隨即附加了一個響亮的說明：「就是那叫做天府之國的地方。」「天府之國?哈哈，難道你也相信天國麼？」這就太令人困惱了，連四川都不知道!那麼，我說：「中國。」這總不至於知道了吧?「中國?」似乎連這都足引起他的驚愕。(中略)「太陽系!」我簡直生氣了。我大聲地反問道：「那麼，你的籍貫呢?」輕輕地，像虹的弓擦過陽光的大提琴的E弦一樣輕輕地，他說：「宇——宙。」

這首詩比較有意思的是，因為把多樣的意味能夠重疊的悠然，和不只一個傾向意味的節制力。如此節制的異面還隱藏著自由和豐富的思考。「商禽初寫詩時受波特萊爾影響，後提倡超現實主義，構想奇詭，有戲劇性，也有魔幻的意味」。<sup>13)</sup> 詩中似乎呈現出自傳的要素，因為「商禽是一個反軍旅生活非常厲害的人，他來台以前就一直在逃兵，對軍隊的壓制很不以為然，他自比是一個

12) 商禽，《商禽詩全集》(台北，INK印刻文學，2009年4月)，頁37。

13) 趙衛民，《新詩啓夢》(台北，業強出版社，2003年2月)，頁163。

流亡於宇宙中的人，即使來台之後不再逃兵，他也將自己假想成為在內心裡不斷流亡的人」。<sup>14)</sup> 在商禽的詩裡，似乎處處都有顯示出自傳的要素，但那是從他別的作品全體脈絡來看，徹底隱藏自傳的感覺。與世上不和的痕跡亦是穿了非現實的衣服，無法不折不扣地相信。他的詩完全拒絕擺在事實的領域裡。在〈無質的黑水晶〉全詩中描寫：

「我們應該熄了燈再脫；要不，『光』會留存在我們的肌膚之上。」  
 「因了它的執著麼？」  
 「由於它是一種絕緣體。」  
 「那麼，月亮呢？」  
 「連星輝也一樣。」雌體在熄燈之後下垂，窗外僅餘一個生硬的夜。  
 崖裡的人於失去頭髮後，相繼不見了唇和舌，接著，手臂在彼此的背部與盾與胸與腰陸續亡失，腿和足踩沒去得比較晚一點，之後，便輪到所謂「存在」。  
 N'ETRE PAS。他們並非被黑暗所溶解；乃是他們參與並純化了黑暗，使之：「唉，要製造一顆無質的黑水晶是多麼的困難啊。」

在商禽的觀念裡，黑水晶亦如其他的發光體：燈、月亮與星同樣是「絕緣體」。熄燈之後仍然有「光」，因為窗外仍有星與月亮發光，所以接著拉下窗簾之後，一切都沒了，但「無」便是「存在」。也許這是商禽所傳達的題旨。「中國詩人很少有對群眾說話的機會，所謂「他者」就是他自己。隱藏內涵的方面，有一點點是受了張愛玲影響」。<sup>15)</sup> 如果無視在表面上言語的內容卻只看形式的話，在商禽詩中突顯的是，摺上存在或是存在的翻身。當初自我不是積極的，卻先把提出別的事物之後，才會存在的感覺。按商禽自己的說辭，倒並未讀過超現實主義的詩作，也未看過理論，便將寫詩寫成這樣。「繪畫上的抽

14) 此據轉引自網路所貼文章，標題為〈50年代中期軍中詩人詩的巨大變貌及其族群意義【1】〉，作者：宋澤萊 (2006-11-20 07:58)，網址：[http://140.119.61.161/blog/forum\\_detail.php?id=463](http://140.119.61.161/blog/forum_detail.php?id=463)。

15) 訪談者：紫鵑，〈玫瑰路上的詩人——詩人商禽訪談錄〉《乾坤詩刊》(40期，2006年)，頁6。

象主義、繪畫上的超現實主義，不僅在繪畫上呈現全真，也呈現內心之中隱藏的事物。那超現實主義的詩，也應當依照這個方法。但有時候，人是很複雜的，只管得了表面，管不了內心，所以說這樣的派別，應該自我囚禁」。16) 「沙特 (Jean-Paul Sartre, 1905-1980) 認為人類的自由式以『選擇』的形式來表現，常常在瞬間被迫必須面對細微的或是重大的事情做選擇，就在這時候，我們以『是或不是』而造成了空無 (Nothingness) 。

當我們說『是』時，便放棄了其他的可能性，把其他都變成了空無。選擇就是自由。因此存在主義的觀點認為存在其實即是自由，不是說先存在才有自由，而是說存在和自由是同時的，我們時時刻刻有存在的覺知，就有自由的覺知。存在無論在何時何地都無法多一點、少一點」。17) 商禽在〈界〉全詩中描寫：

據說有戰爭在遠方。……

於此，微明時的大街，有巡警被阻於一毫無障礙之某處。無何，乃負手，垂頭，踱著方步；想解釋，想尋出：「界」在哪裡；因而爲此一意圖所雕塑。

而爲一隻野狗所目睹的，一條界，乃由晨起的漱洗者凝視的目光，所射出昨夜夢境趨勢之覺與折自一帶水泥磚牆頂的玻璃頭髮的回聲所織成。

這首詩並沒有用直抒胸臆的方式表達詩人對生命本質和理想的忠實思索，而是一種象徵的手法，在現象世界之上的超現實層面上表現自己的思考與對現實的批判。「為了忘卻（或脫離）這種不快和痛苦，在其極限處，把我釋放於

16) 訪談者：紫鵑，〈玫瑰路上的詩人——詩人商禽訪談錄〉《乾坤詩刊》(40期，2006年)，頁8。

17) 松浪信三郎原著，梁祥美譯，《存在主義》(台北，志文出版社，1991年再版)，頁130-131。

自由，而採取以放任的主觀去更換或決定存在的方法，竟欲使其成為一種新自然的價值重建」。18)

商禽的詩，似乎遠離與理性的洗禮而誕生，但實際上不是為了模仿理性，而是更徹底的使用理性。他把理性的論理以理性來解體的技巧蠻熟練。雖然在審美的領域中，情緒的因素似乎相當重要，但在掌握價值的過程中還是有理智的成份。如果從審美的領域進到倫理的領域，理性因素的存在是不可否認的。因為人的精神沒有積極和創造的情感來刺激它的話，便起不了作用，因此人的精神同樣無法接受那種對任何問題都以一口咬定的方式來處理的教條主義。商禽在〈主題〉一詩中描寫：

所有的人們都走出了屋子，去尋找秋天的主題。  
走遍了城市的每一條街巷，走遍了每一個鄉村的角落，從楓林裡出來的人，不過拈幾片楓葉；從菊圃裡出來的人也失望地握一把黃花。  
他們都沒有找到秋的主題。  
於是，向草原出發。  
草原上，一片金黃，它是那麼遼闊，空曠，人們有趕著獵犬的、有  
  
放出兀鷹的；然而他們已經失去了能找得到的信心。草原上，只聽  
得見鷹犬的嗚嗚障和人們的蹣音與嘆息……。

除了物質的實在界及純思想的對象外，後來又發現了精神或心理的現象 (Psychic phenomena)。除了周邊的事物、概念和關係之外，個人的經驗、痛苦和歡樂、希望和關懷、知覺和記憶等也都是存在的。商禽說：

人的真實存在不僅僅是一個軀體，還有一部分藏在身體裡的東西。  
要把這兩種東西同時混合，才算是全真。所以我說這就是超現實主義了。19)

18) 陳鴻森，〈變調之鳥——商禽詩集「夢或者黎明」〉《笠詩刊51期》(台北，笠詩刊社，1972年10月)，頁77。

人類之失望、歡樂、空虛、焦慮、不安、失落、否定、肯定、追尋都與自覺有關。它是變動不定的，有高有低、忽大忽小。「海德格的主張，與「被拋棄」同意。也就是說我們個人的存在都沒有經過我們個人的同意，突然就被拋擲到這個世界，成為一種存在。雖然如此，但是人有「抉擇的自由」，可以選定我們存在的自由」。<sup>20)</sup> 商禽的詩，因形式上所採取的掩護效果，使詩的質素更加顯得曲折繁複。可想而知，商禽的詩其實是絕對根植於現實的；只是他利用相當於寓言的手法將現實提升至藝術的境界，產生一種迷離、隱秘的氣氛而已。

### 三、時空的消滅意識

現在的存在狀態則是由過去種種所形成的，彼此間緊密地關聯著，這不是我們所熟知的線性的時間概念，它不只是前後相繼的序列，見海德格《面向思的事情》一書中對時空的說明：

時空現在被命名為敞開，這一敞開是在將來、曾在和當前的相互達到中自行證明的。這種敞開並且指有這種敞開，把它的可能的擴張安置到為我們所熟知的空間中。這種證明著的將來、曾在和當前的相互達到本身就是前空間的（vor-räumlich）。所以它能夠安置空間，也就是說它給出空間。<sup>21)</sup>

這是海德格對時空獨特的解釋，過去、現在、未來被相互關連而成為整體，並且同時就在空間中，同時將空間也納入了這個整體結構中，作為存在在

19) 訪談者：紫鵲，〈玫瑰路上的詩人——詩人商禽訪談錄〉《乾坤詩刊》（40期，2006年），頁8。

20) 尹雪曼，《現代主義與新存有思想》（台北，正中書局，1983年二版，頁59。

21) 海德格著，陳小文、孫周興譯，《面向思的事情》（北京，商務印書館，2007年），頁17。

此顯現的場域。海德格闡明「我們把真理的發生 (Geschehnis) 思為世界與大地之間的爭執的實現」，在作品中發生作用的是存有真理的發生，規定了作品的現實性，所以藝術作品的本性是真理的發生，而不是對於現實性的物件從事模擬表象。在此一真理的存有發生之中，世界與大地之間的「爭執並非作為一純然裂縫之撕裂的裂隙 (Riss)，而是爭執者相互歸屬的親密性」。海德格以為杜勒畫 (Albrecht Dürer, 1471-1528) 論所說的「藝術存在於自然之中，因此誰能把它從中取出，就能擁有了藝術」頗能掌握此處說的「裂隙」，它就是自然大地與人文世界的離合引生所產生的線索，讓我們得以勾勒思想大地與世界之間的親密爭執。此中，海德格體會到「一切藝術本質上都是詩的」，而一切藝術的詩性本質簡言之就是「藝術就是真理的生成和發生」。<sup>22)</sup>

商禽在現實中他有許多逃亡的經驗，於是他逃到詩中；在詩裡，他又想從讀者之中逃亡。商禽被訪問時說：

命運的磨難與生命衰老，雖然都是可悲的，也是造成困擾，但絕不是一種「拘囚」，因為心是自由的。當一個人曾經面對過各種的死亡，便自然知道如何坦然直視，便能以多樣的意象去表現死亡，去詮釋死亡。<sup>23)</sup>

「商禽的詩底成功，不單在美方面和技巧方面新的建築，而在其『由經驗之結合所創造的整個世界』（日本詩人西薺順三郎語）」。<sup>24)</sup>也許正是這種逃亡的心態，他的詩恰如一個孤立之個人的獨白，也具有逃亡者的冷眼與不安。他在〈流質〉全詩中描寫：

22) 海德格，〈藝術作品的本源〉，孫周興選編並譯，《海德格爾選集》上卷，頁256、298。德文參見德文本《林中路》(Holzwege)，頁21、63。相關討論參見陳嘉映，《海德格爾哲學概論》(北京，三聯書店，1995年)，頁257。

23) 王偉明，《詩人密語》(香港，瑋業出版社，2004年12月)，頁169-170。

24) 李英豪，〈變調之鳥——論商禽的詩〉《批評的視覺》(台北，文星書店，1966年1月)，頁193。

逃避了秋的初次搜索的一條夏天的尾巴躲在候車室內，把一個女子催眠為流質了。所有的男人都很惋惜：他們的眼睛都說：「完了！這可憐的，可愛的女子。她再也不能把自己和她的夢撿起來了，至用湯匙也不能……」

而我卻暗自歡喜。我想：「如果我能在這些液體還沒有被蒸發之前得到一張上等的棉紙就好了。我可以把那浮在面表的鉛粉以及口紅拓印下來，這樣，我在死後就有遺產了……」若非突來一股冷風將我冷卻，我也已經融為液體了。

詩中自然感受到善於捕捉，「她再也不能把自己和她的夢撿起來了，至用湯匙也不能……」，然後又描寫：「那浮在面表的鉛粉以及口紅拓印下來，這樣，我在死後就有遺產了……」，那唯一剩下的遺產是什麼？那恐怕是靈魂。垂直性的指向在這首詩裡呈現出來。「我以為商禽的詩不折不扣是詩的，是心靈的一種極致。他的詩不是去敘述，而是挖出隱藏在意識深處心象的「原形」（Archetype），赤裸撈起變形的內象」。<sup>25)</sup> 某些確實深入觀察的人，才會看到某種景象，並所有細胞死亡的就是身軀的滅絕「我也已經融為液體了」。從確認對象的意味行為到對象的重新命名的行為連結時才會完結。對商禽而言，這是歸結於語言的問題。他在認識對象時，拒絕以往的習慣和概念，因此他個人小小的存在變成一點游離中的意識，這應該出現想要見到的時間空間。一詩〈長頸鹿〉裡顯示的也是一種時空的範圍上來理解：

那個年輕的獄卒發覺囚犯們每次體格檢查時身長的逐月增加都是在脖子之後，他報告典獄長說：「長官，窗子太高了！」而他得到的回答卻是：「不，他們瞻望歲月！」

仁慈的青年獄卒，不識歲月的容顏，不知歲月的籍貫，不明歲月的

25) 李英豪，〈變調之鳥——論商禽的詩〉《批評的視覺》（台北，文星書店，1966年1月），頁191。

行蹤；乃夜夜往動物園中，到長頸鹿欄下，去進巡，去守候。

這首詩用長頸鹿形象作為囚犯的隱喻，可以說是帶有些趣味的成分。只是這種趣味卻倒是令人痛苦。「在本質上，商禽是個人道主義者」，<sup>26)</sup> 由獄牆的阻隔，所造成的獄卒和囚犯之間，一個是不識歲月，另一個是膽望歲月。商禽把這首詩裡的「長頸鹿」並沒有單純的認識，而是與歲月作為詩的中心意象，如此提升一種象徵性的創作就是這首詩成功的地方。「就所發表的作品來說，他卻是最認真的，因為，那些作品均具有高度的藝術水準」。<sup>27)</sup> 所有細膩的細節描述不但在時間流動中被意味深長的凝視觀察，也在豐厚了吟詠物象的同時，在自然的意象中成為時間的具體表徵。時空是人認識世界與自我的依據，商禽在〈透支的足印——紀念和瘡弦在左營的那些時光〉全詩中描寫：

今夜我在沒有「時間」和語言的存在之中來到這昔日我們曾反覆送別的林蔭小徑。（「今夜故人來不來。」）今夜故人來不來？我行行復行行。當天河東斜之際，隱隱地覺出時間在我無質的軀體中展佈；一個初生的嬰兒以他哀哀的啼聲宣告——雞已鳴過。而我自己亦清楚地知道——關於那些足印，我已經透支了。一九六三年

詩中想起昔日反覆送別的林蔭小徑，並展開想象和記憶混合的思維。流轉時空中的「人間與冥界」和「輪迴轉世」類似光線的折射現象，存在著相互對應的界域關係。時間和空間是構成宇宙的先驗條件，也是一切存有物存在的基本要素。對時間流逝的恐懼、對靈魂被出賣後的空虛，都不需要憂慮，因為「無質的」軀體在「無時間」的空間流動，是死後的生命。海德格對死亡的見解最精闢，在他看來，人的存在是「趨於死亡的存在」，他說：「死亡不是尚未現成的東西，不是檢縮到極小值的最後懸欠，它勿寧說是一種懸臨(Bevorstand)」。<sup>28)</sup> 詩人的感悟和哲思就是詩中沉默的獨白。因為是獨白，所以

26) 陳鴻森，〈變調之鳥——商禽詩集「夢或者黎明」〉《笠詩刊51期》（台北，笠詩刊社，1972年10月），頁77。

27) 辛鬱，《文訊月刊·第18期》（台北，文訊月刊雜誌社，1985年6月），頁182。

仍有聲音，那當然是潛藏的語調和弦外之音；但這些語調本質上是沉默的。「沉默不是啞巴式的無言，而是語言趨於飽滿的狀態」。<sup>29)</sup>顯然，寫作的掌握永遠不是限定的，新的描寫方式往往會給我們新的驚喜。實際上商禽並未以直接的形式描寫同時代的虛榮以及傷痕，也未批判性的描寫（即使以其為幻滅的對象來描寫）。商禽在〈逃亡的天空〉全詩中描寫：

死者的臉是無人一見的沼澤  
 荒原中的沼澤是部分天空的逃亡  
 遁走的天空是滿溢的玫瑰  
 溢出的玫瑰是不會降落的雪  
 未降的雪是脈管中的眼淚  
 升起來的淚是被撥弄的琴弦  
 撥弄中的琴弦是燃燒著的心  
 焚化了的心是沼澤的荒原

詩人力求透過一系列形象比喻和意象描寫，來揭示人的生存狀態，由此思考清醒和入睡，理性和癡狂，客觀性與主觀性，過去與未來，群體意識和個人感情，以致於生與死之間的矛盾衝突。詩末段的「燃燒著的心」的結果是「焚化了的心」，於是一切又歸於死寂，又歸於沼澤，歸於黃原。「海德格的主張，當人遇到自己的極限時，特別是死亡時，就發生了這種感覺。」<sup>30)</sup>這種將死亡氣氛當成消滅意象的詩學趣味，在現代詩壇依然獲得了不絕如縷的呼應與迴響。「很少有人會像商禽那樣試圖從骨骸去辨認和追問現代性的另一面」。<sup>31)</sup>在新詩中的悲劇精神呈現出瀰漫和逐步深入的態勢。這種狀況的出現首先與新詩所置身的社會歷史境遇存在緊密的關聯。商禽說：

28) 海德格著，王慶節、陳嘉映譯，《存在與時間》（台北，桂冠圖書，2002年），頁337。

29) 簡政珍，《詩的瞬間狂喜》（台北，時報文化，1991），頁326。

30) 尹雪曼，《現代主義與新存有思想》（台北，正中書局，1983二版），頁61。

31) 歐陽江河，〈命名的分裂：讀商禽的散文詩「雞」〉《詩探索》（2000年第1-2期），頁57。

在自動語法裡面，有一些是自己想用異化來變質，那是他自己都不知道的錯誤，仍然在前語言階段，在限制的規範裡故意發生犯錯。我的〈逃亡的天空〉這首詩就是。<sup>32)</sup>

這種詩化哲學創作目標的追求，詩人對詩與哲學內在精神功能緊密關聯的清醒意識和自覺思考。由於體驗與想像包含了對人的生存價值與意義的強烈情感訴求和思想認知訴求，它們已屬於生存論和價值論的哲學範疇。德國現代哲學家狄爾泰(Wilhelm Dilthey, 1833 - 1911)在《體驗與詩》一文中說：「詩向我們揭示了人生之謎」。<sup>33)</sup>

在現實人生中，即使是對母親子宮的歌頌，商禽仍然描寫穿透時間回到〈溫暖的黑暗〉，他以倒帶式的方式穿透自己成長的歷程：<sup>34)</sup>

就這樣，我們仰望著一個女人，從花蕊中，以雙手握住自己的頭髮，將她自己提起來，上昇，好似正在燃燒。就這樣，我們便見，可是並不知道自己在唱，一組烈燄似的歌聲。

就這樣，在感覺中緩慢而實際超光的速度中上昇。就這樣一個人看見他消逝了的年華，三十歲、二十歲、十八歲、十七歲……淺海中的藻草似的，顏彩繽紛，忽明忽暗的，一一再現，直至僅屬於我們一己的最初——那極其溫暖的黑暗。

這首詩可以有許多種意會，但透過個各畫面的描繪後，或需逐漸匯到某一種特定的主題。人類存活在時空之中，不論古今，都免不了受其兩個面向的制約，一是時空的規律，這是因為時空是先驗的，而人類對其認知，僅是依照現象作約定俗成的量化；二是死生侷限的時空制約，這是存在物的本然。詩中時間已經消滅了空間的情況下，顯示出過去的記憶和現在時間的交錯。不過，兩

32) 訪談者：紫鵑，〈玫瑰路上的詩人——詩人商禽訪談錄〉《乾坤詩刊》(40期，2006年)，頁10。

33) 轉引自劉小楓，《詩化哲學》(山東文藝出版社，1986年10月)，頁159。

34) 蕭蕭，《台灣新詩學》(台北，爾雅出版社，2004年2月)，頁372。

者之間，並沒有明顯的劃分，只是時間不斷而反覆的流逝而已。這種時空交錯觀念的邏輯使得「我們」雖然永遠都處於想像與逃亡之中，卻可以不斷解決問題，回到這個時間的起點。

#### 四、結語

商禽的詩，因多樣而難懂，說明他所有詩作的唯一方法似乎沒有。但如果固執的偏偏追求一個方法，有時無法避免誤讀。陳芳明在〈快樂貧乏症患者——《商禽詩全集》序〉一文中說：「商禽作品是屬於困難的詩，讀者不得其門而入時，遂訴諸種種方式來貼近。然而，各種理論、主義、口號、意識形態都難以抓住他的詩風」。<sup>35)</sup>張默也說：「商禽在詩作中建立嚴密的結構秩序，追求高度渾圓的藝術境界，使語言、意象燦然融入所表現的對象之中，也是無出其右」。<sup>36)</sup>商禽的詩作，進步和實驗性比較濃厚，這如果從另一角度思考，表示他把詩的形式蠻積極接受的緣故。他追求文學形式的自由，打破歪曲的制度，這是商禽詩的主要特徵。一個事物的實用性，如果對它的功用和使用的方法沒有事先的了解，是很難掌握住其來龍去脈。商禽把深刻的故事以無味的方法來描寫的能力。在我們生活中的題材，盡力與無味保持距離，但商禽似乎具備了自己會思考的一種獨特的個性。商禽〈詩與人〉一文中說：

我總是堅決相信，由人所寫的詩，一定和人自己有最深的關係。當然，我也同時深信，由人所寫的詩，也必定和他所生存的世界有最密切的關係。……我想，我還是暫時放棄對於人們所稱道的「境界」之追求吧，我一定是無可救藥了。唯一值得自己安慰的是，我不去恨。我的詩中沒有恨。<sup>37)</sup>

35) 商禽，《商禽詩全集》（台北，INK印刻文學，2009年4月），頁29。

36) 張默，《夢從樺樹上跌下來》（台北，爾雅出版社，1998年6月），頁107。

37) 商禽，《商禽詩全集》（台北，INK印刻文學，2009年4月），頁26-27。

另外，「創世紀」詩刊可以走五十年是因為詩人們，投注時間精力在語言文字的實驗，觀照詩在語言中的變化與語言在文字裡的發展。陳鴻森說：「商禽是個較負時代意識的詩人。在創世紀詩社裡，亦是較嚴肅地在追求的詩人」。38)

總之，標榜商禽是超越時代的超現實主義文學者並無任何意義。但如何從他的超現實主義作品當中，讀取他反時代的批評性才是課題。在此，在我們面前展開的有兩種主要的可能：一種是經驗的，另一種是先驗的。究竟應該遵循那一條路呢？是否要隨從經驗並依著它的決定，或者信任先驗情緒的直覺呢？這是不可或缺的研究課題吧！

---

38) 陳鴻森，〈變調之鳥——商禽詩集「夢或者黎明」〉《笠詩刊51期》（台北，笠詩刊社，1972年10月），頁81。

## 参考文献

(依刊行先後排列)

- 李英豪, 〈變調之鳥——論商禽的詩〉《批評的視覺》(台北, 文星書店, 1966年1月)。
- 胡錦媛, 〈誰來鑑照淚珠?——讀商禽的詩集「夢或者黎明」有感〉《書評書目》(台北, 洪建全教育文化基金會, 1972年9月)。
- 陳鴻森, 〈變調之鳥——商禽詩集「夢或者黎明」〉《笠詩刊51期》(台北, 笠詩刊社, 1972年10月)。
- 尹雪曼, 《現代主義與新存有思想》(台北, 正中書局, 1983年二版)。
- 辛鬱, 《文訊月刊·第18期》(台北, 文訊月刊雜誌社, 1985年6月)。
- 劉小楓, 《詩化哲學》(山東文藝出版社, 1986年10月)。
- 簡政珍, 《詩的瞬間狂喜》(台北, 時報文化, 1991)。
- 松浪信三郎原著, 梁祥美譯, 《存在主義》(台北, 志文出版社, 1991年再版)。
- 網路所貼文章, 標題為〈現代主義: 國際與本土——現代詩運的回顧與前瞻《現代詩》40週年座談1.〉, 時間: 1993年8月29日; 地點: 台北市誠品震旦大樓會議廳; 出席者: 商禽、痲弦、白萩、向明、陳黎、廖咸浩、譚石。網址: <http://dcc.ndhu.edu.tw/poemroad/ya-shian/page/2/>
- 陳嘉映, 《海德格爾哲學概論》(北京, 三聯書店, 1995年)。
- 張默, 《夢從樺樹上跌下來》(台北, 爾雅出版社, 1998年6月)。
- 奚密, 〈邊緣, 前衛, 超現實——對台灣五、六十年代現代主義的反思〉《現當代詩文錄》(台北, 聯合出版社, 1998年11月)。
- 痲弦, 〈他的詩·他的人·他的時代——論商禽《夢與者黎明》〉《台灣文學經典研討會論文集》(台北, 聯經出版, 1999年6月)。
- 歐陽江河, 〈命名的分裂: 讀商禽的散文詩「雞」〉《詩探索》(2000年第1-2期)。
- 吳當, 〈散文與詩中漫步〉《明道文藝》(台中, 明道文藝社, 2002年1月)。
- 海德格著, 王慶節、陳嘉映譯, 《存在與時間》(台北, 桂冠圖書, 2002年)。

- 趙衛民, 《新詩啓夢》(台北, 業強出版社, 2003年2月)。
- 蕭蕭, 《台灣新詩學》(台北, 爾雅出版社, 2004年2月)。
- 王偉明, 《詩人密語》(香港, 瑋業出版社, 2004年12月)。
- 訪談者: 紫鵑, 〈玫瑰路上的詩人——詩人商禽訪談錄〉《乾坤詩刊》(40期, 2006年)。
- 網路所貼文章, 標題為〈50年代中期軍中詩人詩的巨大變貌及其族群意義【1】〉, 作者: 宋澤萊 (2006-11-20 07:58), 網址: [http://140.119.61.161/blog/forum\\_detail.php?id=463](http://140.119.61.161/blog/forum_detail.php?id=463)。
- 海德格著, 陳小文、孫周興譯, 《面向思的事情》(北京, 商務印書館, 2007年)。
- 商禽, 《商禽詩全集》(台北, INK印刻文學, 2009年4月)。

**〈Abstract〉****Existence and Time-space image on Shang Qin's Fifties and Sixties' surrealist poems**

Kim, Sang-Ho

Shang Qin is an exceptional surrealist poet. In sixty years of two hundred poems, Shang Qin exposes poetry's cutting edge and his distinctive observation to sketch the vivid image existing in the time and space. If we ignore the meanings, his poetry emphasizes the concept of existence and its substitute. Time and space are the prerequisite to form the cosmos and are also the basic elements for the objects to live in. Shang's past years were marked by escape. After his body has lost the possibility of escape, other form of escape is into his poems. But in the poems, he tries to escape from the readers.

The motives of Shang's creation are from solitude, uneasiness and emptiness. The poetry full of solitary and anxiousness in the early stage is surrealist, which entangles between consciousness and unconsciousness. Even until now for almost sixty years of creation, one of the important themes again and again shown in the poetry is to inform us how to escape from the solitude. He concern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go" and "community." Furthermore, the surrealist in style derived from the tangle of consciousness and unconsciousness is also to tell the meanings of time and his heart. We cannot deny the significance. Though the poems are diverse and difficult to understand, there is no single method to interpret fully. If we insist, the misinterpretation will be occurred. In short, his poems have been known for their unique rhythm, imagined and lively spirits, and also the aesthetic.

From the views of western contemporary philosophy of life and existence, the people nowadays are compressed and seduced by the worldly desire and are full of rational thinking of materials. The mind is getting apathetic and flagging. On the other hand, the people nowadays with strong awareness and imagine should be

highly admired because the awareness and image are not only involved with the psychology level of daily life but also the philosophy level itself. Shang Qin's poems are equipped with philosophical critics and his prudent writing attitude can be acquired from within.

The paper will focus on Shang Qin's poetry *Between Dream and Dawn* published in 1969. From existential phenomenology and the consciousness of time and space elimination, we will find out and explain what the real intention of his surrealist poems want to reflect.

Key Words : Existence and space-time image, Shang Qin, Fifties and Sixties' surrealist poems, existential phenomenology, consciousness of time and space elimination

투 고 일 : 2010. 9. 10. / 심 사 일 : 2010. 9. 20. ~ 2010. 10. 10. / 게재확정일 : 2010. 10. 15.